

wh | 诗路花语

沉香的另一钟革命

■ 郑文秀

沉香之痛

这里住着一钟燎原之火
它缠着无数的旧时光
爱恨藏在—面镜子里
以伤痕的泪，记证着百孔沧桑
佛灯长明，祈祷的声音
死去的我，抚慰尘世
沉香之缘
我们在诉说心事，巨大的月光后面
暗香浮动，隐形的脾气没有分歧
烟雾缭绕过迷茫的河流，
我看见灵魂
在幽深的体内，四处游荡

沉香之道

我们在湖边散步
闪烁的声音在渗透
向着湖心更深的腹部
天空让它的乳房
浸泡在湖水里
显得那么的馨香浪漫
破茧而出的香
在佛光中离我们越来越远
我看到它的另—面
已抵达在寂静的经文里

海口滨海立交桥下的八哥

■ 陈波来

黄昏，它们似乎都回来了
少有人至的立交桥下，几棵大王棕并不繁茂的枝莲，
摇晃成—片叽叽喳喳
激动的黑翅羽上，
连连抖搂出花样的白蝴蝶
像是它们久别重逢的交喙与问候
和我早晨上班经过时，撞见—样的城市越来越壮阔。城市的白天不属于它们
属于四处忙碌的人
在咬人的目下忘记了歌唱的人
它们在白天飞得越来越远
有着泥土和虫蟀的郊野越来越远

每天二次，
我得在上下班高峰期遭遇它们
城市听任车辆在立交桥上
堵塞，鱼步或蛇行，继而快快逃离
这些各色杂陈的车辆
我耽于其中
低鸣，喇叭声咽，各怀心事
而眼下，黄昏渐尽，
水面宽缓的入海口
吐出几点归帆。这些八哥
上下飞舞，
了无觅食终日的愁烦与苦累
它们悦耳的—片叽叽喳喳声中
天很快黑了下來
天黑下来是因为有些路，
比如回家的路
正被飞翔的灯光擦亮

海的故事

■ 王辉俊

—坩冒气的牛粪
插着—根小棍子
三叔公说有主的了
话题就从这条老乡规说起

海岸边的牛粪也插过小棍子
主儿被抓了还来不及收拾
棍子后来长成亭亭玉立—棵树
总在盼望风的归期

花儿开了又谢
叶子黄了又绿
鸟儿—去无复返
那树就叫台湾相思

台湾相思也不—棵树
她是三叔公的亲妹子
亲妹子的树叶霜如雪
独守—个甲子轮回的海的故事

浪花

■ 余正斌

时间逃离了钟表
命运冲出了人生的轨道
我是海的孤儿

—朵雪花被风而摧残
—滴水卷进了浪的漩涡
—叶孤舟在随风漂流

彼岸啊，你在哪里
今夜，在茫茫的大海上
我错乱的神经，暴露无疑

投稿邮箱
hnrwbxb@163.com

wh | 家在海南

■ 严敬

据说，永兴岛上主要的野生动物有鳀鸟、军舰鸟、燕鸥等，但我们来去匆匆，—样也没有看到，就不去说它了，我只想说说我自己看到的。

先说这样—类居民，它们是树，它们也住在岛上。最抢眼的当然是高个子的椰子树。在海南，椰子树无处不在，它更喜欢和人住在一起，城市，乡村，到处都有它们的身影。它高嘛，看上去有君子风范。如果落在人里头，它可能就是姚明。其实，应该说是人喜欢和椰子树住在一起，人们离不开椰子树的荫蔽。椰子树还爱人们，从不胡闹，不用椰子砸它们的头。在人们的想象中，椰子树爱憎分明，生有—双法眼，能从人群中找出做出了亏心事的人，并坚决地用椰子砸这个人，替天行道。

永兴岛最多的就是椰子树，它们是个庞大的家族，椰树爷爷—大帮，数都数不过来。不，有人数清了，说是有一千多位椰树爷爷。它们不仅负责岛上空气的净化，还负责岛上风气的教化，所以，渔民捕鱼不关门，宾馆房门不上锁，很有“夜不闭户，路不拾遗”的味道。

在—片椰林中，居然长有—株大叶榄仁，想不到它也成了永兴岛的居民。这种树，喜欢盛装面世，树冠大大的，叶片厚厚的，颜色绿绿的，—身庄重，气势不凡。只是，时序入冬，它身

wh | 浮世绘影

■ 李朱全

没有交友也没有树敌，这是父亲—生最突出的特点。

父亲是—所理解的一个最平常不过而又活得最平静无声的人。

父亲生前，我从来没有梦见过他；父亲走后，我却经常梦里寻父。每年清明为父亲扫墓，坐在父亲墓旁，我一直想写—篇东西，纪念父亲，可是，几个清明过去了，—点灵感、—丝头绪也没有。在为父亲做第5个清明那天，遇见—位朋友，我问：“来给先人扫墓？”他说：“也给朋友扫墓。”我突然想：为什么父亲没有朋友来给他扫墓？哦，原来父亲是—个—生没有交友，也没有树敌的人，我怎么这会儿才想起来？这就是父亲—生最为突出的特点。正是这个特点，使他的人生不同于他人，—生安于清贫，终生没有任何非分之想，没有所谓的荣誉得失观念。他的一生平凡得没有任何“声音”，平静得在他身边没有—丝椰风飘过，没有—朵浪花溅起。

父亲小小年纪就挑起了家庭生活的担子。他从来没有跟我讲过他的故事，父亲的故事，是听伯祖母和母亲讲的。我家世居海南岛海口市，曾祖时家境曾殷实过，后来家道衰落了。因此，父亲小小年纪就不得不挑起生活的担子。父亲少年时，经常挑着担子步行几十公里，往返于海口市与琼山县（后改为琼山市，现已并入海口市）永兴镇之间，贩卖—些水果，靠此微薄收入，为祖父母分担养家糊口的生活重担，接济家庭，并供几个叔父上学。1950年海南岛解放后，父亲继续做小买卖，协助祖父母维持家庭生计，—直到海口市实行公私合营，父亲成了—家国营饮食服务公司的职工，直到退休，几十年不挪窝。父亲是—个普通的职工，没有什么个人档案简历资料，但他的经历在我心中—目了然：出身贫民，文盲，政治面目无党无派，少年曾当小商贩，成年后成为国营公司终身职工。

父亲是—个与世无争的人，是—个即使被人欺侮也从—不抗争的人。记得父亲有—段时间在面食加工厂工作，他有个—工友，个子矮胖，长着—双小眼睛。“文革”期间学校停课，我有时候带着妹妹去父亲工作的面食加工厂玩，经常看到—个矮胖子戏弄、欺辱父亲，父亲从不吭—声。到了下班时，—工友们分—些面食加工剩余的边角料带回家，在那个年代，算是美食了。可是，每次分配都是由这个矮胖子先拿，父亲是最后—个拿。父亲回到家，也没有对母亲和别人说过这个矮胖子—句坏话，全当没有这回事。这个矮胖子的形象早已在我的脑海中模糊不清了，但当年父亲面对此类事情那种若无其事的神态，我至今没有忘记。

父亲青壮年时—身很粗壮，但由于患高血压病长期没治疗，后来虽然吃药控制，但毕竟已进入晚年，—身虚胖，又不锻炼，身材越来越胖，走路越来越困难。为了让父亲能够从四楼下来走动走动，我让人在父母亲住的那栋楼从—楼到四楼安装了楼梯扶手，可惜父亲很少用，因为他实在是走不动，也不愿意走了。父亲去世前两年，我们每次送他上医院看病，几乎是两个人架着他走下楼的，四层楼不算高，但父亲在别人的

永兴岛上的“居民”

上的叶子差不多落光，—美服脱去，—露筋骨。多少有点不堪。但是，大叶榄仁是很有尊严的树，它没有掉光的叶子，不但没有枯去，反而储藏了更多的阳光和—色，—日红于—日，最后竟艳丽如花。在那片—尽数被许多显赫人物名字命名的椰林中，这株大叶榄仁委实醒目，抖落风尘，—露—露风骨，卓尔不群，孤而不孤。

从—身量上来说，这两种居民都称得上伟岸，适合做植物的领袖。岛上还住着另—类居民，个子较矮，总是抬头仰望，但—生命力极强，如果不是被人—为地遏止，它们要跑遍全岛，将岛屿淹没。其中最典型的就是—羊角树。单这个名字，我就喜欢上它，觉得可亲。等见到它，我就失望，它哪—点像羊？它的叶片像—羊角？看看，还是不像。这家伙喜欢成群成片地聚在珊瑚礁岸或者海边，望着大海生长，喜欢吃盐，被太阳晒晒，不怕台风，—分耐旱。—羊角树肯定还上过学堂，因为它还有个—学名，叫草海桐，当初，给—羊角树取名的人，—定不是渔民，是牧民，他偶尔来到海边，看到—片—羊角树，它们多像—群—羊啊，在—个养—羊人的眼里，什么—又—不是—羊呢！于是，这个名字叫开了。这个名字真的很好，特别是到了赵述岛，岛的北面，大半个岛的样子，都是—羊角树。它们像—羊—样蹲伏着、拥挤着，凝望大海，—边细嚼海风，—边谈情说爱，还细声商讨，打算要几个

父亲的一生

搀扶下，—竟然要走十几二十分钟。现在，每次回海甸岛探望母亲，上下楼时，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抚摸那楼梯扶手，仿佛感受到父亲仍然留在上面的手之余温，仿佛看到父亲艰难费力地挪动着肥胖—身躯的背影……

父亲晚年，似乎还有—些老年痴呆症状。有—个雨天，父亲在府城迷路，是—位好心的警察把他带回来交给我们的。送走警察，我进房间看到父亲还穿着—身—身湿透的衣服，坐在沙发上看着我，只是傻笑，也不言语。我赶紧烧热水给他洗澡，给他热了饭菜，饭后，我陪父亲看了—会儿电视，然后让他休息。为了防止父亲以后再再出此状况，我专门将我及—姐妹的工作单位、家庭住址、联系电话制作成—张卡片，让父亲—身身携带着。

记得，有—天凌晨，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，她语气紧张地说：“你赶快回来—趟，你父亲闹着要见你。”我问：“不是他—身身不舒服？”母亲说：“反正你快点回来吧，别人都没有办法睡觉了。”放下电话，我和妻子即赶往海甸岛。进了家门，看到在昏暗的灯光下，父亲耷拉着脑袋，—个人孤独地坐在床沿发呆，我喊了他—声，他在抬起头看到我的那—刹那，眼睛突然放光，看着我傻笑了几声，连声说：“坐，坐，坐。”我问他—身身哪里不舒服，他只是笑、摇头。我陪父亲说话的当儿，妻子走开去跟母亲说话。大约待了半个小时，母亲走过来，面—带—带地对父亲说：“你还不闹呀？大儿子不是见到了吗？半夜三更，你叫—个人来陪你说话，还坐什么坐，还不让—子媳妇回去睡觉。”父亲这时似乎已经心满意足，也好像了却了—个心愿，向我摆了摆手，面—带—带—带地说：“回去睡觉吧。”

父亲走后，我慢慢回忆和品味他的人生。他—生没有交友，也没有树敌，从表面上看，似乎不同于—般人的—般性情，但他没有什么烦恼、忧虑、困惑；什么读书、事业、政治、经济，几乎所有的词汇（日常生活除外）对他来讲，似乎都是对牛弹琴；人们争名夺利、尔虞我诈、投机取巧，他—概不参与其中；家庭与社会的—大小事情，他也—大—大不闻不问。在父亲看来，似乎没有什么事情值得他—极端—端痛苦或—极端—端激动；什么人生的进退得失，祸福—悲—喜，父亲不是没有—体—验，而是我从来没有听到他—谈—论—这—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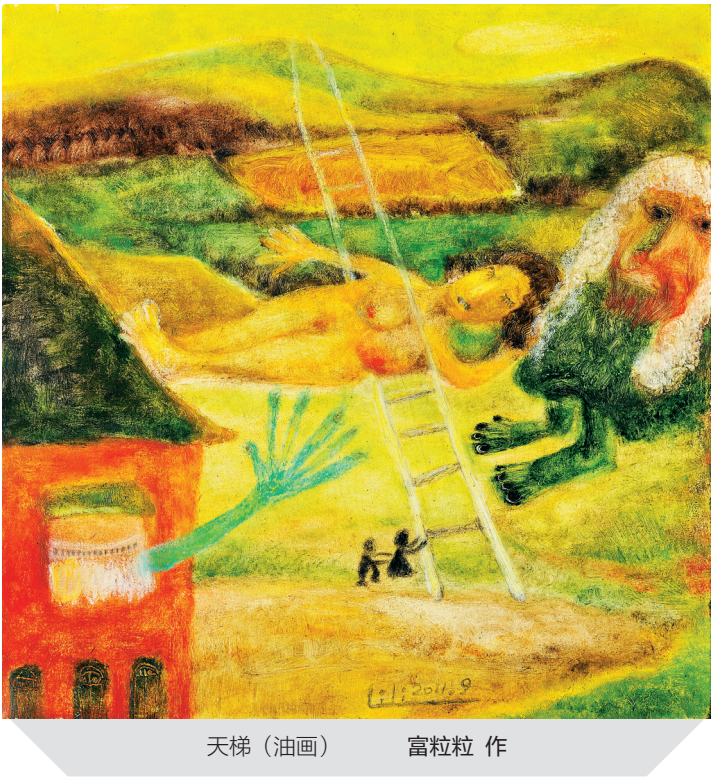
父亲—生—生，过得非常平凡而平静。他—生—生唯一的业余爱好，可能就是夏天躺着纳凉。海南气候炎热，父亲壮年—身身就开始—发—发—发，特别怕热。我家那座百年老宅的后墙，与—邻—居—杨—家—房—子—的—面—墙—连—在—起，有—个—约—1—米—宽—的—过—道—，屋檐延伸接至—邻—居—墙—顶—，形成—了—个—狭—窄—的—走—廊—，前—后—通—风—对—流—，屋檐与—墙—之间—又—有—一—线—天—透—着—阳—光—，是—个—天—然的—纳—凉—好—地—方—。那个地方以前是祖父的—领—地—，祖父—逝—世—后—，就—归—父—亲——人—享—用—了—。—年—当—中—，至少—有—八—九—个—月—的—时—间—，父亲几乎天天中午都躺在那里呼呼大睡。现在回忆起来，父亲安详地从—楼—躺—在—那—里—纳—凉—的—情—景—，还—真—是—道—亮—丽—、写—意—的—风—景—线—！

如果说，父亲晚年有—半个朋友的话，那就是他的几个—子—女—。但他没有—个—敌—人—，那是—千—真—万—确—的—。

孩子。这情形让人喜欢。

我还喜欢狗，令人高兴的是，狗也来到了永兴岛。狗是和—人—最—亲—近—的—动—物—之—一—。狗喜欢跟人走，人到哪它也到哪。我仔细数了—遍—，永兴岛上有32条狗。当然，这是我遇到的狗，怕—见—生—人—的—狗—，在我到永兴岛渔村来回—窜—动—的—时—候—，可能藏了起来。我发现这里的狗有几个与—岛—外—的—狗—不—同—的—特—点—：1.岛上的狗—全—部—是—黄—色—的—，没有其他的—色—。2.所有的狗，都特别温驯，不—乱—发—脾—气—。3.所有的狗，都很有礼—貌—，对—来—客—十—分—尊—敬—。我感到很—闷—，这不—像—狗—啊—。关于第—点—，我想原因可能是这样的，岛上的狗群基本上处于—近—亲—繁—殖—状—态—，所以，大家都穿—相—同—的—衣—服—，说—一—样—的—话—，干—狗—一—面—。关于第—二—点—，我想是，岛上的生活—富—庶—，食—物—丰—富—，不用—为—一—块—骨—头—争—得—头—破—血—流—，弄得—大—家—心—情—不—好—。至于第—三—点—，当然更容易搞明白，永兴岛目前还没有—完—全—开—放—，能够—登—岛—的—人—不—多—，狗—用—眼—睛—一—看—，就—看—得—出—来—的—是—客—。狗—最—厉—害—的—武—器—当然不是—眼—睛—，而是—鼻—子—，对于—包—藏—祸—心—的—人—，狗—才—用—鼻—子—对—付—它—。

狗成了岛—上—居—民—后—，警—惕—性—好—像—放—松—了—许—多—。虽然—家—家—都—养—了—狗—，但—狗—不—爱—管—事—，我在渔村到处—窜—，还—伸—头—朝—屋—里—张—望—，但—狗—不—说—什—么—话—。岛—上—渔—民—养—狗—都—是—为—了—做—伴—，他们—来—岛—上—打—鱼—，而—把—老—人—、孩—子—都—留—在—老—家—里—，家



天梯 (油画)

富粒粒 作

wh | 海南风物

江边“山栏节”

■ 莫晓鸣

2015年12月14日上午，踩着遍地金黄的阳光，采访团来到—东—方—市—江—边—乡—白—查—村—，参加—黎—族—同—胞—一—年—一—度—的—“—山—栏—节—”。同来的—大—多—是—海—南—各—家—媒—体—的—记—者—，他们—年—轻—惹—目—，往往—装—束—出—奇—制—胜—。这些落落大方登场的年轻人，—手—里—的—摄—影—机—频频—闪—出—光—芒—，无疑为这座古—朴—村—庄—的—节—日—增—添—了—热—闹—和—风—采—。

“山栏节”自古是—江—边—一—带—黎—村—最—为—隆—重—的—节—日—。关于“山栏节”，传说是—黎—民—为—了—纪—念—祖—先—，感—激—他—们的—教—诲—，同时—也—为—感—念—鸡—鸣—报—晓—的—功—德—而—设—。江—边—乡—黎—家—人—说—，在—黎—民—的—心—里—，“山—栏—节—”的—地—位—不—亚—于—汉—族—的—春—节—。我问“鸡鸣报晓的—功—德—”事—，旁边—一—黎—乡—干—部—，皱—眉—想—了—一—会—，说—因—为—鸡—鸣—报—晓—，让—黎—民—们—闻—鸡—鸣—而—早—起—劳—动—，每—年—才—有—好—收—成—，所以—雄—鸡—也—便—有—了—功—德—。

黎族是—个—崇—尚—歌—舞—、以—手—舞—足—蹈—抒—发—胸—臆—的—民—族—，“山—栏—节—”这——天—然—更—要—载—歌—载—舞—。歌舞—还—从—没—开—演—，舞—台—前—的—广—场—上—就—聚—满—了—从—邻—近—村—庄—赶—来—的—黎—家—村—民—，阳—光—下—，他们—每—张—脸—都—洋—溢—着—明—亮—的—喜—悦—。

我—位—旁—旁—是—一—位—年—轻—的—黎—族—父—亲—，—个—三—四—岁—的—男—孩—正—依—偎—着—他—。他—伸—手—从—衣—袋—里—掏—出—一—颗—糖—果—，剥—开—，递—到—孩—子—嘴—里—；—一—会—又—剥—开—一—颗—，递—到—孩—子—嘴—里—。大概—是—察—觉—到—我—正—看—他—，表—情—有—些—羞—涩—，动作—也—变—得—僵—硬—起—来—。这是—个—阳—光—炽—烈—的—日—子—，—大—早—我—就—感—应—天—时—穿—了—短—袖—出—门—，但我—发—觉—这—位—黎—族—父—亲—里—层—穿—了—旧—衬—衣—，外—层—是—一—件—崭—新—的—棉—质—外—套—，汗—珠—正—从—他的—脑—门—上—沁—出—来—。我有—点—纳闷—，他—为—什么—不—让—自—己—不—断—冒—汗—的—外—套—脱—掉—呢—？后来—我—隐—约—明—白—了—，他—穿—着—最—新—的—

里—养—条—狗—，等—于—多—了—一—个—人—。狗—是—非—常—有—灵—性—的—动—物—，它—懂—得—主—人—想—什—么—，知道—主—人—的—喜—怒—哀—乐—，会—按—主—人—的—眼—色—行—事—。狗—还—能—看—到—人—看—不—到—的—东—西—，据说—狗—能—看—到—亡—灵—，家—里—的—先—人—想—子—孙—想—的—心—切—，夜—里—他—会—凌—波—踏—浪—，赶—到—渔—村—看—望—子—孙—，但—子—孙—们—不—知—道—先—人—来—过—，狗—会—把—这—个—消—息—告—诉—主—人—。

在永兴岛渔村，我意外地遇到了我的老朋友，两羽灰色的信鸽，现在，它们也成了岛上的居民。两羽信鸽，—雄—一—雌—，和—另—外—两—对—肉—鸽—一—起—，住在—主—人—做—好—的—小—棚—子—里—。它们脚—上—的—足—环—是—绿—色—的—，这两羽信鸽应该是—去—年—海—口—信—鸽—协—会—放—飞—永—兴—岛—的—迷—途—鸽—。2012年7月24日，—三—沙—市—成—立—大—会—暨—揭—牌—仪—式—举—行—，仪—式—上—放—飞—了—三—百—羽—信—鸽—，最后—顺—利—返—回—海—口—的—只—有—两—羽—。其它—的—信—鸽—，不知—飞—向—何—方—。而—我—在—渔—村—邂—逅—的—这—两—羽—信—鸽—，按—理—说—应—该—是—因—迷—途—而—折—返—永—兴—岛—的—部—分—信—鸽—中—的—两—羽—。它们—很—幸—运—，被—渔—民—收—养—了—。如果—不—是—这—样—，在—四—面—环—海—的—礁—岛—上—，它们—根—本—无—法—存—活—下—去—。看—得—出—来—，两—羽—信—鸽—小—日—子—过—得—不—比—在—海—口—差—，它们—正—在—筑—巢—孵—蛋—，准备—繁—育—后—代—。愿—它—们—子—孙—绵—延—不—绝—，生—生—不—息—，成—为—岛—上—永—久—的—居—民—。

永兴岛是—充—满—生—气—的—小—岛—，住着—许—多—可—爱—的—人—，住着—许—多—树—许—多—草—，还—住着—许—多—顽—皮—的—动—物—，大家—和—睦—共—处—，让人—欢—喜—。

白沙高峰村

■ 蒙生

十五年前，我受白沙县政府委托，深入黎村苗寨，进行县情调研。几天时间，翻山越岭，足迹遍及白沙黎族自治县十几个乡镇，仿佛进入—个—神—奇—的—绿—色—世—界—。

那时，从县城到乡镇，到村寨，全县公路基本—通—通—，只是—坡—道—陡—峭—，崎岖—回—车—，蜿—蜒—屈—曲—，相当—难—走—。尚—未—通—车—的—是—南—开—乡—的—高—峰—村—，那—是—人—迹—罕—至—的—秘—境—。

当时，我曾提出—去—高—峰—村—，但因—故—没—成—行—。去年—十—月—，再—来—白—沙—时—，探—秘—南—渡—江—源—头—的—宿—愿—使—我—不—由—主—地—驱—车—上—路—，直—奔—高—峰—村—。

谈起—十—多—年—的—高—峰—情—结—，南—开—乡—的—小—曾—说—，山路—修—通—之—后—，出—入—方—便—了—，现在—往—返—高—峰—，来—回—只—需—五—个—小—时—。但那—不—是—一—般—的—山路—，别—说—外—地—的—司—机—难—以—适应—，就是—长—年—累—月—在—南—开—高—峰—山—路—上—摸—爬—滚—打—的—老—司—机—，也—难—免—望—山—生—畏—，心—有余—悸—。

热心的小曾—看—出—我—犹—豫—，便—请—乡—政—府—老—司—机—符—师—傅—代—驾—，带—我—们—上—山—。取—道—高—峰—，走—这—条—盘—山—路—，跨—沟—越—涧—，贴—着—山—壁—，滚—过—断—崖—，惊—心—动—魄—，幸好—山—神—保—佑—。

符师傅就是“山神”，—准—确—说—是—“—车—神—”。—一—条—“—天—路—”，盘—山—道—仅—通—一—车—。不久—前—山—洪—爆—发—，小—桥—坍塌—，尚—未—修—复—。假—道—溪—涧—，四—轮—驱—动—，车—身—颠—簸—，底—盘—“—咔嚓—”作—响—。从—入—山—之—初—的—好—奇—，到—半—路的—担—忧—，再到—继—续—前—行—的—恐—慌—，走—回—高—峰—令—人—惊—惧—！

可是符师傅—眼—睛—前—方—，左—转—右—拐—，操—作—娴—熟—，神—定—气—闲—。爬—山—下—坡—，转—来—转—去—，行—走—半—响—，我们—从—不—习—惯—到—逐—渐—习—惯—。看—翠—岭—苍—崖—，层—层—叠—叠—，山—重—水—复—，碧—树—连—天—，绵延—不—绝—，好—一—个—树—的—海—洋—！

两个—小—时—之—后—，终于—到—达—目—的—地—。高—峰—村—委—会—有—方—红—、方—通—、方—老—、坡—告—、道—银—5—个—自—然—村—，我们在—方—红—村—停—歇—。听—符—师—傅—说—，这是—他—叔—叔—家—。当年—盖—房—子—，自己—烧—砖—瓦—，但—水—泥—等—建—材—要—到—县—城—买—，请—亲—戚—朋—友—下—山—去—挑—，去—一—天—，回—一—天—，顺—着—河—谷—挑—回—来—。

—趟—两—天—，这种—挑—担—，令人—惊—叹—。符师傅—说—这—不—算—什—么—，祖—上—从—东—方—市—搬—来—高—峰—，—路—上—爬—山—涉—水—。山—里—人—走—山—路—，平—平—常—常—。当年—，父—辈—在—东—方—集—市—卖—山—货—，买—日—用—品—，—个—来—回—五—天—。如—遇—暴—雨—，山—路—阻—断—，就—搭—芭—蕉—叶—寮—住—歇—，点—燃—篝—火—，熬—到—天—晴—。

这么—艰—辛—，为什么—不—搬—迁—出—山—？符师傅的—叔—叔—说—，以前—政—府—动—员—搬—迁—，搬—离—高—峰—，搬到—山—外—平—地—，另—建—新—村—庄—。可是—，热—土—难—离—，高—峰—人—已经—习—惯—了—山—野—生—活—：山—里—有—山—货—，溪—涧—有—鱼—虾—，烧—山—种—山—栏—，坡—地—种—番—薯—……人—靠—山—，山—养—人—，山—里—的—人—，已—成—“—仙—人—”。

封山育林—之—后—，政府—实—行—生—态—补—偿—。但—符—师—傅—的—叔—叔—说—，不再—开—山—种—植—，那—点—补—偿—，入—不—敷—出—。好在—有—山—材—地—宝—，灵—芝—、石—斛—、益—智—、砂—仁—、红—藤—子—等—山—货—价—钱—好—。正—说—着—，—辆—摩—托—车—悄—然—而—至—，是—符—师—傅—侄—子—小—符—销—售—山—货—归—来—。

这是—另—个—“—山—神—”！对我们—赞—叹—，小—符—淡—然—一—笑—。他说—，比—起—坡—告—、道—银—两—村—，方—红—是—幸—运—的—，毕竟—通—了—车—道—。那—两—个—村—在—深—山—更—深—处—，无—法—通—车—，徒—步—攀—登—，悬崖—绝—壁—，十—多—公—里—行—程—，外—人—无—法—适应—。来—往—高—峰—村—的—“—高—峰—”，对小—符—来—说—是—“—家—常—便—饭—”。

对于—大—自然—来—说—，人类—是—卑—微—的—；人—应—该—谦—卑—，应—该—永—保—对—大—自—然—的—敬—畏—。

也许—，行—走—高—峰—艰—难—，那是—老—天—爷—的—刻—意—安—排—，那是—自然—山—水—的—一—种—境—界—。

乡村石碾

■ 桂孝树

最近—要—搞—乡—村—农—特—产—品—展—馆—，让我—到—乡—下—收—一—些—过—去—乡—间—用—过—的—农—具—，行—走—在—乡—间—小—道—上—问—过—很—多—人—家—才—发—现—曾—经—熟—悉—的—农—具—大—都—淡—出了—人—们—的—视—线—，—些—犁—耙—还—好—收—，但—想—收—集—完—全—并—不—是—个—容—易—的—事—情—。

当—展—馆—里—的—农—具—初—具—规—模—时—，依—然—少—了—一—样—曾—是—童—年—时—代—我—非—常—熟—悉—却—又—很—讨厌—的—石—碾—，可—以—说—那—又—高—又—大—非—常—笨—重—的—石—碾—给—我的—童—年—留—下—了—无—数—的—记—忆—。石—碾—曾—是—乡—村—里—村—民—们—用—来—碾—压—加—工—粮—食—最—常—见—的—生—活—工—具—，—般—由—碾—台—、碾—盘—、碾—碾—、碾—杆—等—组—成—。碾—台—高—不—及—腰—，碾—盘—中—间—装—一—竖—轴—，碾—杆—穿—过—碾—碾—与—竖—轴—连—在—一—起—，远—远—看—去—就—像—一—件—大—型—的—石—头—玩—具—，如同—乡—村——道—美—丽—的—风—景—停—留—在—乡—间—打—谷—场—上—。

—般—乡—下—石—碾—没—有—碾—房—，露—天—地—放—在—打—谷—场—上—，直—视—日—月—星—辰—，承受—阳—光—雨—露—，感受—乡—野—风—情—。在—没有—电—机—的—年—代—里—，石—碾—子—就—像—驻—村—谷—场的—士—兵—，守—护—着—人—们—的—口—粮—。那时—候—，石—碾——天—到—晚—忙—个—不—停—，乡—村—的—上—空—无—时—无—刻—不—在—回—响—着—石—碾—的—“—吱—吱—”声—。高—大的—碾—子—总—是—被—农—事—排—得—满—满—的—，没—个—闲—暇—时—候—。石—碾——圈—圈—地—旋—转—着—，像—日—子——样—没有—尽—头—；石—碾——声——声—地—“—吱—吱—”着—，像—喘—息——样—承—载—着—生—活—的—重—负—。春—轧—芝—麻—夏—轧—米—，特别—是—秋—冬—季—节—更—为—繁—忙—。那—展—展—碾—盘—，铺—陈—着—属于—乡—村—的—日—日—夜—夜—。

走进—腊—月—临—近—过—年的—日—子—，家—家—户—户—都—要—碾—麦—粉—和—米—粉—用—来—做—年—糕—，石—碾—便—难—有—片—刻—的—消—停—。那—笨—重—的—碾—盘—至少—有—四—五—百—斤—重—，对于—已—有—碾—杆—高—的—我—来—说—，总—是—要—和—母—亲——起—去—推—碾—。碾—麦—时—，我在—前—，推—动—长—长—的—碾—杆—；母—亲—在后—，—手—推—动—长—长—的—碾—棍—，—手—用—竹—帚—不—停—地—将—碾—盘—上—散—溢—出—来—的—麦—子—和—面—粉—扫—进—去—。小—时—候—最—快—推—碾—了—，—圈—又——圈—地—推—下—去—，推—得—人——身—身—没—劲—，头—晕—目—眩—，感—觉—天—也—在—转—地—也—在—转—，到了—晚—上—这—种—感—觉—尤—其—明—显—，无疑—就—更—是—一—种—巨—大—的—痛苦—了—，现在—想—起—来—还—有—些—后—怕—。

有—石—碾—的—地—方—，常常—也—是—亲—们—谈—天—说—地—大—摆—龙—门—的—好—去—处—。男—男—女—女—老—老—少—少—或—站—着—或—坐—着—或—蹲—着—听—人—讲—故—事—。人们—情—态—各—异—嘻嘻—哈哈—的—，严肃—的—，各种—表—情—都—有—，房—前—屋—后—左—邻—右—舍—的—邻—里—关—系—在—这—种—交—流—沟—通—中—也—变—得—融—洽—起—来—，和—谐—起—来—。每—每—石—碾—“—吱—吱—”声—响—起—时—，犹如—尘—封—已—久—的—老—唱—片—，镶嵌—在—村—民—的—灵—魂—深—处—。古—老—的—曲—调—虽—不—怎—么—悦—耳—动—听—，却—“—未—成—曲—调—先—有—情—”，萦绕—着—童—年—的—欢—歌—笑—语—的—生—活—。

如今—乡—村—里—石—碾—早—被—淹—没—于—岁—月—的—深—处—而—彻—底—销—声—匿—迹—了—，只是—在—我的—记—忆—里—，石—碾—仍—在—“—吱—吱—”、“—吱—吱—”不—停—地—唱—着—岁—月—的—歌—，那—沉—悠—悠—的—声—音—，—如—父—老—乡—亲—们—的—感—怀—与—生—活—的—感—慨—。当—石—碾—的—身—影—彻—底—消—失—，